



#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第 81 期

2019 年 10 月

- 數位化發展與勞動市場：從美食平台外送員談起 2
- 「美日貿易協定」來自於「美中貿易談判」決裂：對台灣的啟發 3
- 川普詭譎的敘北撤軍 6
- China Iraqi Kurdish Relations 8

## 編者的話

科技創新與應用持續加速的現在，社會生活與國際局勢變遷難免落差失衡。國內新興產業創造新式的就業型態，區域的美日經濟關係的安排牽動著中美、台美貿易環境與方向，國際上中東地緣戰略迅速轉換的餘波震盪著遠在東亞的台、中。從個人職涯、勞動權益到國家對外經貿、區域經濟、國際戰略、全球趨勢，這些都是值得現代公民關照與思考的議題。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佳和呼籲，面對新興數位科技帶來的巨變，乃至牽動勞動市場「總是走往對弱勢勞工不利的走向」，法律必須回到它的原始任務：契約作為正確性保障，作為滿足當事人利益的最適手段。必須要有適當的導引，不能讓自由的勞動市場，淪為有法律選擇外觀的利益屠宰場。平台外送員之死，只是再度敲下早該響起的警鐘；面對新局，觀察不同勞動型態，是該全面建立「所有勞務提供者均得享有之最低保障」的時候了。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郭永興研究，從美日談判過程可以看出，日本一直堅持維持 TPP 水準的農產品關稅設定，但是川普希望至少某些產品的關稅可以更低，好讓川普拿來說嘴當業績，但是當中國增加新的報復關稅時，川普為了制衡中國並且考慮要有選舉業績，就馬上轉向接受日本要求，使得美日貿易談判得以達成。參考日本經驗，台灣可以說服美國，讓「台美 FTA 談判」成為是美國可用於美中貿易談判的一張牌（台灣也可能必須先解決美國豬肉進口問題），增加美國立即啟動與台灣 FTA 談判的動機。一旦

台美 FTA 貿易談判正式展開，依照今年 8 月的美日貿易談判經驗，萬一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台美貿易談判就有可能一口氣突破。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傑討論，敘北撤兵可以給予我們許多警示與啟發，東亞大棋局的主角是日本、中國、俄羅斯以及美國，台灣的第一島鏈戰略位置雖然重要，但是台灣的位置是不是絕對的、不可替代的呢？庫德族問題固然複雜殘酷，關鍵還是在於沒有國家主權地位與國際人格，台灣有沒有穩固的國家主權與國際地位呢？台灣的國際經貿表現固然傑出，是不是具有重大的、關鍵的、不可或缺的經濟或商業價值呢？這些問題或許沒有答案、或許見仁見智，但是快刀手川普也許很快地會出題來考驗我們。

新台灣國策智庫客座助理研究員法路克指出，中國與伊拉克的庫德族地區政府關係，因為「和平共存五原則」與土、敘、伊等國的關切而存在某些問題；伊拉克在波灣戰爭後是世界最大產油國，主要石油產區就在庫德族區域，中國獲得大量廉價石油而深受其惠，也試圖提升對庫德族地區的影響力，但是礙於中國自身對獨立運動的排斥，對 2017 年庫德族區域政府的獨立公投不表歡迎。鑑於庫德族區域政府的重要性，以及中國發展所需的豐富自然資源，中國大力投入軟實力、官方互訪以及雙邊外交關係，未來雙方關係可望擴大發展，但是伊拉克庫德族區域政府的特殊地位，以及活躍的庫德族運動將使得中國更加貼近同時也更加審慎。

## 數位化發展與勞動市場：從美食平台外送員談起

林佳和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曾幾何時，美食平台在台灣崛起，廣受歡迎，在所謂數位平台經濟模式之上，「上餐廳、吃館子」，產生一定的質量變。生活方式的蛻變，當然造成相關行動者的新處境、新問題。近來社會所關注的美食平台外送員之死，其來有自，新的是它的形式，舊的則是產業與勞動市場彈性化帶來的長久問題。

毫無疑問，數位化帶來許多新興發展，它革命性的改變諸多基礎條件與環境，比方說，數位化使得擷取與吸收全球性分布四散之知識、權限與資源，變得可能且輕易，空間與時間之分野雖然繼續存在，但透過數位與動態之溝通，跨地域與時區之合作與整合，變得輕而易舉，時時發生。客戶與勞工原本之地域區隔被打破，數位與物理之界線變得模糊而游移，企業傳統邊界亦跟著鬆動，進而產生新的供應鏈、價值鏈與商業經營模式，特別是在自動化、後勤物流供應、汽車、健康醫療、環境與能源、安全技術等領域，地理距離不再像過去那般重要。數位化帶來新條件與能量，能促使企業內部與跨廠場之生產過程大幅改善，提高勞動過程之效率、效能，企業生產力提升、銷售成長、生產具有彈性，成本當然隨之下降。最後，新的經營模式，將明顯提昇客戶之聯繫與滿意度要求，這會直接影響服務的供給，進一步催動繼續數位化發展的動力。

平台經濟模式，油然而生。平台聯繫著需求者與供應者，降低兩端相互找尋的成本，容易形成規模經濟，數位科技輕易地降低相互溝通、協

商與計算代價，克服傳統地理區隔與障礙，讓時間空間同步。當然，它也產生一些後遺症：透過平台聯繫，企業很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服務，所謂 **Make, Buy or Cooperate**，自己製造、向外購買、與第三人合作，何須自己僱用勞動者，承擔勞動保護的沈重？80 年代以來，在供給導向經濟政策驅動下，科技與生產組織變革帶來的優勢，企業的運用勞動力，催生大量的內部與外部彈性化，台灣社會看到的美食平台外送員，只是又一新例。

70 年代家庭代工，90 年代 SOHO 族，今日美食平台外送員，都是彈性化發展的不同端點，趨勢只會持續，不會走回頭路。在社會行動者有權選擇法律關係的前提下，如何辦到對勞動者應有的保障？推往從屬性僱傭勞動，確屬一途，但卻無法關照全貌。台灣的問題毋寧在於：市場上優勢一方，經常濫用其契約自由，強加虛假而僅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安排予他方，只要沒出事，沒有人去抗議爆料，總是船過水無痕，彷彿太平天下，直到出事有人命，眾人方徒呼負負，好似新興挑戰剛剛降臨，卻不知問題沈痾已久，只是社會如頭埋沙中的駝鳥，眼不見為淨。

面對新興數位科技帶來的巨變，乃至牽動勞動市場「總是走往對弱勢勞工不利的走向」，法律必須回到它的原始任務：契約作為正確性保障，作為滿足當事人利益的最適手段。必須要有適當的導引，不能讓自由的勞動市場，淪為有法律選擇外觀的利益屠宰場。平台外送員之死，只是再度敲下早該響起的警鐘；面對新局，觀察不



同勞動型態，是該全面建立「所有勞務提供者均得享有之最低保障」的時候了。BT

# 「美日貿易協定」來自於「美中貿易談判」決裂： 對台灣的啟發

郭永興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

美國川普總統從 2016 年的總統大選開始，就以削減貿易赤字為主要政見之一，他當選之後，美國貿易赤字重要來源國的中國與日本<sup>1</sup>，成為美國啟動貿易談判的首先對象。2018 年 3 月美國開始針對全球進口的鋼鐵與鋁（其中也包括中國），分別增加了 25% 與 10% 進口關稅，中國在數週後發表了報復關稅，之後的 2018 年 5 月兩國開始了第一次的部長級貿易摩擦協商。

而日本雖然也在 2018 年 3 月之後，其出口到美國的鋼鐵與鋁都被課徵新關稅，日本卻採取了跟中國不一樣的方式，日本沒有對美國採取報復關稅，而是以持續溝通的方式（台灣也是採取同樣方式），希望美方取消關稅。美日兩國在 2018 年 8 月展開第一次部長級的貿易協商。

美日開始部長級貿易協商後的大約一年，達成了貿易協定，並在 10 月 7 日在華盛頓正式簽署《美日貿易協定》。而美中之間，原本雙方已經完成初步協議草案，但因中國在 2019 年 5 月撕毀草案中有關承諾經濟結構改革的部分，美中雙方談判破裂。關於美日談判完成，而美中談判破裂的比較，有許多可以深入探討的地方，而我們注意的是，美日談判的順利完成，其實是受益於美中談判破裂。

《美日貿易協定》的原始談判版本是，2017

年初川普當選上總統後宣布美國退出，由美日共同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 TPP 中，美日雙方經貿交易的本質是，美國開放國內汽車市場換取日本開放農產品市場。而開始《美日貿易協定》談判之後，川普為了展現其為美國爭取更好貿易條件的成果，一放面要求日本提供比 TPP 更優惠的農產品進口關稅，另一方面也不打算調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稅。

就美國不開放汽車市場這件事而言，日本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美國小汽車進口關稅才 2.5%，調不調降的意義不大。並且《美日貿易協定》的結果是，美日之間的汽車關稅是繼續談判，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不會對日本汽車進行報復關稅。換句話說，日本汽車業是以損失些微的關稅調降，換取到龐大利益的美日汽車貿易戰停火協定。

但就川普希望日本提供比 TPP 更優惠的農產品進口關稅這件事來說，日本就非常為難。因為日本在開始《美日貿易協定》談判之初，就已經跟國內宣稱，農產品關稅維持在 TPP 水準是談判的底線，藉此來安撫國內農業部門。因為雙方僵持在農產品關稅水準這件事上，讓談判陷入僵局。這件事的突破，來自於美中貿易談判的破局。

美中的貿易談判在 2019 年 5 月大破局後，

川普威脅對尚未徵收懲罰性關稅的三千億美金中國進口商品，加增新的懲罰性關稅，全球也擔憂美中貿易戰會更加惡化。還好六月底在日本大阪的 G20 高峰會中，川普與習近平的會談確定了，美國暫時停止加增新的懲罰性關稅，同時雙方重啟貿易談判。但美方有個附加條件是，談判的開始階段，美國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都還沒撤銷，中國就要買入大量的美國農產品。

然而之後中國在購買美國農產品這件事上拖拖拉拉，川普看不到中國的誠意，便在 8 月 1 日宣布，9 月 1 日起對三千億美金中國進口商品加增懲罰性關稅。中國也進行了反擊，在 8 月 23 日宣布施加新的報復關稅。在 2019 年 8 月這波美中互加報復關稅的過程中，讓美中貿易談判看來更難達成協議，而這促成了美日貿易談判突破僵局。

根據日經新聞電子版『「再選」焦る米、乗じた日本 日本貿易交渉決着』(9 月 26 日)報導，8 月 23 日當中國宣布對美國新加一輪的報復關稅之後，美國談判代表賴海哲 (Robert Lighthizer) 在與川普協商之後 (也可說是在川普的授意之

下)，撤下美國原本堅持的超 TPP 水準的乳製品等產品低關稅要求，之後《美日貿易協定》迅速達成初步合意。

從美日談判過程可以看出，日本一直堅持維持 TPP 水準的農產品關稅設定，但是川普希望至少某些產品的關稅可以更低，好讓川普拿來說嘴當業績，但是當中國增加新的報復關稅時，川普為了制衡中國並且考慮要有選舉業績，就馬上轉向接受日本要求，使得美日貿易談判得以達成。

參考日本經驗，台灣可以說服美國，讓「台美 FTA 談判」成為是美國可用於美中貿易談判的一張牌 (台灣也可能必須先解決美國豬肉進口問題)，增加美國立即啟動與台灣 FTA 談判的動機。一旦台美 FTA 貿易談判正式展開，依照今年 8 月的美日貿易談判經驗，萬一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台美貿易談判就有可能一口氣突破。

#### 【註釋】

1. 以 2018 年為例，中國的最大貿易赤字原因國前三名，分別為中國 (3877 億美金)、墨西哥 (873 億美金) 與日本 (689 億美金)。BT

## 川普詭譎的敘北撤軍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川普總統大賣關子的宣傳狙殺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連追咬敵人受傷的軍犬（現在已經康復回役）都上了媒體，使得因為敘北撤軍激起國會、國防部、學界激烈反彈的川普，在喧囂的一片罵名中稍稍獲得清靜。巴格達迪的死並不能證明川普決策的正確或正當，反而凸顯舉棋不定的倉促撤軍決策的草率，諷刺的是追捕巴格達迪的過程中，出力最大最直接的庫德族民兵團體 YPG（人民保衛軍），正是四年來美軍對戰伊斯蘭國的最大助力，卻是川普此次敘北撤軍翻臉無情棄如敝屣的忠實盟友；川普決策的意氣用事與剛愎自用背離常規，從此次國防部與國會對撤軍的強烈反彈可見一斑，川普展現紊亂的、任性的決策模式，不失是了解他的決策理性與行為的一大良機。

目前川普敘北撤軍的戰略成本是很高的，放棄 2001 年以來出兵中東 18 年建構的軍政優勢，一百名左右（美國防部長估計的數字）伊斯蘭國戰犯脫逃，土耳其攻擊庫德族並控制其敘北地盤，俄羅斯勢力的擴張並恢復在敘利亞的利益，庫德族被迫投靠死敵阿薩德政權；川普的堅定盟友葛拉漢參議員(Lindsey Graham)的憤怒，批評川普決策的風險與付出的政治成本，他說「為被川普政府無恥背棄的庫德族盟友禱告」，又說美軍長期耗費心力維護土耳其與庫德族之間的和平，以及美國在敘利亞境內壓制伊斯蘭國的努力將毀於一旦。川普的決策游移反覆更讓國會議員

譁然，在川普倉促下令儘速撤離敘北的一千名美軍到伊拉克境內後，又突然決定部份裝甲軍力回防敘北保護油田，原來要廢棄的兩座敘北美軍機場也準備保留一座，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十月初決定撤軍之前不久，五月份為抗衡伊朗才剛開始增兵 14000 名美軍到此區域。這種行為顯示川普（及美國政府）缺乏一致性的決策邏輯，不同部門間與決策的延續上有明顯斷裂。

從大戰略的角度可看出川普的一些戰略思維，一是抓大放小的討好地緣政治極為重要的土耳其，一石二鳥的結合土耳其掌控黑海、地中海要地，以圍堵俄國及壓制伊朗，俄國、伊朗及中國正是美國戒慎恐懼的戰略對手，顯示重視核心利益的偏好；二是延續歐巴馬的避戰、不介入策略，川普的撤兵政見與歐巴馬的軟弱外交如出一轍，在朝鮮、伊朗問題的雷大雨小都可看出川普的虛張聲勢，顯示避險與最低成本的偏好；三是為討好土、俄兩國犧牲美國的敘利亞利益，放棄肝膽相照的盟友庫德族民兵，漠視長期的政經投資與國家信用，顯示比較利益偏好；四是重視直接的油田商業利益的掌控，輕忽對於軍事佈局與政經安排的決策，顯示現實經濟（商業）利益的優先。戰略與利益的考量難免利弊得失的權衡，川普這些決策似乎都未見其利先蒙其弊，隱含著巨大的爭議空間、戰略風險與政策成本。美國投入 18 年心血建立的的中東戰略均勢，經過急忙的撤軍棄守可能造成難以逆料的結果；敘利亞曾

是蘇聯在中東的唯一立足點與盟邦，俄國接收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可能趁機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後果，輕率撤兵可能給予伊斯蘭國死灰復燃的機會，無故放棄堅實盟友將使美國國際信譽破產，派兵看守油田更有濫權違法私相收受之嫌。

敘北撤兵可以給予我們許多警示與啟發，東亞大棋局的主角是日本、中國、俄羅斯以及美國，台灣的第一島鏈戰略位置雖然重要，但是台

灣的地位是不是絕對的、不可替代的呢？庫德族問題固然複雜殘酷，關鍵還是在於沒有國家主權地位與國際人格，台灣有沒有穩固的國家主權與國際地位呢？台灣的國際經貿表現固然傑出，是不是具有重大的、關鍵的、不可或缺的經濟或商業價值呢？這些問題或許沒有答案、或許見仁見智，但是快刀手川普也許很快的會出題來考驗我們。BT

# China Iraqi Kurdish Relations

法陸克 ( Ahmet Faruk ISIK )  
新台灣國策智庫客座助理研究員

中文摘要：中國與伊拉克的庫德族地區政府關係，因為「和平共存五原則」與土、敘、伊等國的關切而存在某些問題；伊拉克在波灣戰爭後是世界最大產油國，主要石油產區就在庫德族區域，中國獲得大量廉價石油而深受其惠，也試圖提升對庫德族地區的影響力，但是礙於中國自身對獨立運動的排斥，對 2017 年庫德族區域政府的獨立公投不表歡迎。鑑於庫德族區域政府的重要性，以及中國發展所需的豐富自然資源，中國大力投入軟實力、官方互訪及雙邊外交關係，未來雙方關係可望擴大發展，但是伊拉克庫德族區域政府的特殊地位，以及活躍的庫德族運動將使得中國更加貼近同時也更加小心。

As know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ways emphasizes its non-intervention foreign policy. China follows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 That contains;

- Mutual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 Mutual non-aggression(互不侵犯),
-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互不干涉內政),
-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平等互利),
- 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處).<sup>1</sup>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China wants to prevent itself from those five situations.

China's relation with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contains some question marks for China's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 as well as raises concerns in the regional countries like Turkey, Syria, and Iran. First of all, China and Iraq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 on

energy and military trade. Especially, during Saddam Hussein's regime, China sold a huge amount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Iraq.<sup>2</sup>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research, "Chinese sales to Iraq during 1980-1983, approximately 2500 tanks, 130 fighter aircraft, 650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and 100 towed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sup>3</sup> According to Oil Ministry spokesman Assim Jihad, Former leader of Iraq Saddam Hussein provided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Iraq signed at least \$3 billion worth of contract with China.<sup>4</sup> That shows how China and Iraq are used to have very close ties.

After the Iraq War, Iraq became of the biggest oil producer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oil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Middle East expert from the 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Denise Natali, “The Chinese are the biggest beneficiary of this post-Saddam oil boom in Iraq”<sup>5</sup>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has closer economic ties tha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two sides benefit from these relations; China can purchase the cheaper and bigger number of oil and the Kurdish side can domin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uild closer relations with on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According to Samuel Ramani, “Chinese energy giant Sinopec’s \$8.27 billion purchase of Addax, a Swiss-Canadian oil company with extensive investments in Iraqi Kurdistan, in 2009 was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Beijing’s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assert its economic influence in Iraqi Kurdistan.”<sup>6</sup>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holds a referendum on 25 September 2017. Result of the referendum was 92.73 % ‘yes’ to the independences.<sup>7</sup> Although China holds close relations ties, due to its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 China didn’t welcome the referendum. As mentioned above, China’s main concern is that this kind of independent movement may spark similar movements or cause an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support the result of the referendum.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pports Iraq’s sovereignty, u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which is matched with China’s ‘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sup>8</sup>

However, the relations with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 is vital for China. Although China was against the referendum, China keep develops its ties with the Kurdish

regime. To extend soft power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 China opened the first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in Erbil, which is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most populated city of the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sup>9</sup> It shows that China gives more importance to the Kurdish Region. Moreover, many direct official visits happe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fter the visit of China’s Consul General in Erbil, Ni Ruchi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Kurdistan Region Nechirvan Barzani, the Kurdish side showed their willingnes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trade, industry, culture, and education.<sup>10</sup>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also spends effort on diplomatic ties. Head of Depart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for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Falah Mustafa Bakir visited Vice Foreign Minister Zhang Ming in 2019. Falah Mustafa Bakir also visit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such as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MESI)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up>11</sup> Additionally, the Kurdish language is already teaching in several Universities lik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sup>12 13 14</sup>

So, it’s possible to see mor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many fields. Due to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Iraqi Kurdish Region, China is being careful with its steps. The Iraqi Kurdish Region with its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regional countries like Turkey, Iran, and Syria. Closer ties with the Kurdish region may bring difficulties to China’s relation with those regional countries. But more active Kurdish movements in the region may lead China to watch Kurdish closer. Iraq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is the only

official address to do Kurdish Studies.

【註釋】

1.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b\\_663304/zwjg\\_665342/zwbdt\\_665378/t1179045.shtml](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b_663304/zwjg_665342/zwbdt_665378/t1179045.shtml)
2.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iraq/ground-equipment-intro.htm>
3. Scott J. Lee, “From Beijing to Baghdad: Stability and Decision making in Sino-Iraqi Relations, 1958-2012”, CUREJ - Colleg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P52.
4. “Iraq signs \$3 billion oil deal with China”, CNN, <http://edition.cnn.com/2008/BUSINESS/08/30/iraq.china.oil.deal/>
5. “China Is Reaping Biggest Benefits of Iraq Oil Boom”,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3/06/03/world/middleeast/china-reaps-biggest-benefits-of-iraq-oil-boom.html>
6.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raqi Kurdish Question”,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china-in-the-middle-east-the-iraqi-kurdish-question/>
7. “Kurdistan referendum results: 93% of Iraqi Kurds vote for independence, say reports”, The Independen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kurdistan-referendum-results-vote-yes-iraqi-kurds-independence-iran-syria-a7970241.html>
8. “China says supports Iraq's unity as Kurds vote in referendum”,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kurd-china/china-says-supports-iraqs-unity-as-kurds-vote-in-referendum-idUSKCN1C00V8>
9. “Iraq's 1st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to open in northern university”, Xinhua,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27/c\\_138343090.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27/c_138343090.htm)
10. “China vows to boost cooperation with Iraqi Kurdistan”, Xinhua,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01/c\\_138273433.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01/c_138273433.htm)
11. “伊拉克库尔德代表团访问上外中东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 [http://sis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1430167](http://sisu.cuepa.cn/show_more.php?doc_id=1430167)
12. “大学简介”，<http://www.bfsu.edu.cn/overview>
13.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增 11 个小语种专业” [http://www.sohu.com/a/133707982\\_124836](http://www.sohu.com/a/133707982_124836)
14. “Çîniyan fêrî kurdî dike”, Rudaw, <https://www.rudaw.net/kurmanji/world/140220171>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

**發行人：陳亭妃**

**總編輯：李明峻**

**副總編輯：張人傑、陳致中**

**執行編輯：林彥宏、蘇世岳**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